

学人读书笔记

常 风

袁庆丰 阎佩荣 选编

彷徨中的 冷静

永远是一条大路。

他应该到广大的世界里去求一个比较个人更重大的存在，这对于他将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RENMINCHUBANSHE

彷徨中的冷静

常 风 著
袁庆丰 选编
阎佩英

天津人民出版社

彷徨中的冷静

常 风 著

袁庆丰 选编
阎佩英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80千字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201—03040—X/G·1275

定 价:12.50元

丛书主编 高恒文
责任编辑 杨 莉
封面设计 魏 伟

ISBN 7-201-03040-X



9 787201 030401 >

目 录

张天翼：《反攻》	(1)
朱自清：《欧游杂记》	(5)
叶圣陶：《圣陶短篇小说集》	(10)
艾芜：《南行记》	(13)
茅盾：《泡沫》	(17)
王统照：《春花》	(21)
杜衡：《漩涡里外》	(23)
阿英：《春风秋雨》	(25)
左兵：《天下太平》	(29)
陈铨：《彷徨中的冷静》	(32)
关于评价	(48)
亚理士多德论悲剧	(59)
人间词话	(67)
关于传记	(73)
小说家论小说	(83)
你往何处去	(94)
关于苏曼殊	(107)

杜少卿

——略论现实的人物与小说的人物·····	(118)
《面纱》题记·····	(126)
怀袁犀·····	(132)
小说的故事·····	(137)
罗伯特生：《歌德之生平及其作品》·····	(166)
柏克曼：《狱中记》·····	(173)
书报简评：《人生与文学》·····	(177)
《文学时代》创刊号·····	(179)
吴组湘：《饭余集》·····	(182)
金克木：《评〈蝙蝠集〉》·····	(186)
康拉德：《黑水手》、《不安的故事》·····	(191)
朱光潜：《孟实文钞》·····	(199)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	(203)
屠格涅夫的《父与子》·····	(208)
一部希腊的田园故事	
——达夫尼斯与克洛衣·····	(224)
奥斯汀：《傲慢与偏见》·····	(230)
沙福克里斯的《窝狄浦斯王》·····	(244)
悼《译文》·····	(250)
李健吾：《福楼拜评传》·····	(255)
编后记·····	(261)

张天翼：《反攻》

文坛上照例有许多派别，可是在事实上却往往是很难划然区分的。比方说，一年前热闹一时的“京派”“海派”，倘若以在北平与上海两个地方写文章的人分为两种不同的派别，而又各具一种特殊的“味儿”——在意境方面与技术方法——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大胆来推定某人是海派某人是京派，这种方法也许不错，它也有相当的理由，不过所谓“某派”并不能概括整个的文坛。上海写文章的人作品里都透露有某一种气息，因而被认为所谓“海派”的特质的，但也有人与这种特质截然不同，虽然都在同一个地方写作。张天翼君就是一个好例子。我的意思不是说张天翼君与一般海派作家有什么优劣、高下，只是想说明张天翼君即或有一时被称为“海派”作家，他却是“别”有一副面目；同时我还想借此机会给这段文字的第一句话加一个注脚。

近年来北方文坛比较的消沉，南方文坛却有相当的昌旺。许多有名而热闹的争辩都发生于南方，北方的作家简直不曾过问。有些与文坛消息相辅而行文坛相骂的文章，在北方的人有时就看不懂。讲到“幽默”文学和小品文，那更是南方正应景儿的玩艺儿。至于小说和诗歌也有新的进展和成绩。小说里比较令人注意的自然还是穆时英君和张天翼君。假

如穆时英君是海派的作家，可以代表这派的长处和短处，那末，张天翼君确与穆君不同，我们不能用这个名词来范围他。这两位作家都是从上海，或是曾经从上海那个都市取过材料，但他们两人从不同的角度里观察，从不同的社会角落里找寻他们所要表现的事物，因而有了不同的成就；并且正由于他们所注意的角度的不同，便影响了他们作品的技巧和写法。

张君以前的创作有过极重的讽刺，《鬼土日记》就是最成功的一部讽刺作品。张君不曾自己宣扬过他的“讽刺”，我们却相信这部书很近乎英国十八世纪的讽刺作家斯威夫特主教的作风，而且比提倡幽默的刊物上的幽默文字还来得“幽默”，虽然这书是一本讽刺的书。他还写过许多题为童话的文字。许多较重大的事故，复杂的社会现象，借憨态可掬的天真的小孩子的眼中观察出，用一种摹拟逼肖的儿童语吻表达出（如以前发表于现代的《群蜂》），获得很大的成功。但作者的努力似乎不曾引起公平的注意。在写法上作者和老舍君有很多相似处，这两位作家都喜欢用同一个手法写——都喜欢用对话点染人物，而又具有同一的长处——口语的运用。我们觉着我们当代作家中有三位运用口语极熟练：即老舍君、李健吾君和张天翼君。李君的《一个兵和他老婆的故事》现在似乎已被人忘记了，这部小说刊行时还不多见张天翼君的作品，然而这三位作家的写法是相同的，大概是都喜欢并且长于运用口语的缘故。

这部去年刊行的《反攻》搜集了五个短篇：《成业恒》、《反攻》、《脊背与奶子》、《丰年》和《一件寻常事》。《反攻》的篇幅顶长，描写的范围也广，作者在着力写转变期间两种

恶势力的争斗，同时暴露他们的整个生活，但事实上却写成业恒一个人，用了许多的衬托文字。写李天君、五太太、刘真人、钱叔和、三妹几个人的穿插似乎有点不适当，而李天君审李继禹同李大娘子通奸的一段反衬文字竟有点坠入恶趣，这一篇短篇小说因容纳了过多的材料，结构十分松懈，因而缺少铺排与剪裁的匠心。

《脊背与奶子》一篇用口语获得很大的成功。这篇故事开始的几句对话和几个“哼！”“唔，唔，”已经显示给读者这个故事将如何的展开了。这篇小说的主旨不在长太爷或任三嫂，不过用他们来阐明一种社会现象。在这意义上，作者获得了成功。

在《丰年》一篇里，作者用某老爷和根生做了一个强烈的对照。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过生活的人，当然对于丰年有不同的感受和反应。这篇小说有一个小小破绽。某老爷进了房找二太太时，

“二太太瞧着旁边的唐妈，把笑过的嘴对桌上努一努。唐妈把桌上的一个空碗拿了出去……”（页 229）

这是一个多余的过节。这件事与整个故事的开展毫无关系。老爷进房来只二太太一人在也不算不合道理。

最后的一篇《一件寻常事》是最成功的一篇。写老三的变态心理极细微。更成功的还是写阿全。阿全随着他父亲的哭喊、愤怒、暴行而抖擞而战栗而痛恨而为他母亲抱不平。老三因失业而饮酒，失去理性于是打他的妻和儿子；等到感情冷静了，理性重现时立刻后悔想到自己的过失，于是用泪洗净他的妻的伤痕。他喝酒正是为了爱她和阿全；让他自己麻醉了，忘掉他家里还有两口子挨饿。最后为了解除她的痛

苦和他自己的痛苦，他端了“药”用劲似的咬紧了牙，掉转脸，眼泪直往下淌，让他的妻喝。等喝完药，他一倒就伏在那条裹着他的棉絮上：“弟弟，弟弟……”。到晚上，她死了。他搂住阿全，抱着他打盹到天亮。这时，阿全完全了解了他的父亲。

“爸爸别哭，爸爸别哭。好孩子不要哭。”

这真是我们文学中“带泪的微笑”。这一个短篇是一个大悲剧，闪烁着悲壮而伟大的人性爱。一面作者展开这样一个社会景象给我们看；一面他还要我们知道的更深刻些。这些人也都和我们一样是血肉的人。他们有情感，他们更具有“人性”，他们的“天性之爱”并不比我们的薄，虽然和我们不生活在一个世界里。这样作者完成了更大的艺术使命。

在以上这几段文字里，我们盼望不曾错解释了作者的作品。我们还盼望作者更大的施与。作者是能投身于多种生活具有广大经验的人；更值得赞美的，他能认识与了解这些生活与经验。将来作者一定能与我们一部惊人的伟大的作品，这是可预期的。

一九三五年十月

朱自清：《欧游杂记》

在我们的文学家中，朱自清先生是值得注意的一人。朱先生作品不多，仅薄薄的小书几本，但是他在我们文坛的地位并不建筑在作品的“量”上，也不完全在“质”上，而在它的“文字”。凡仔细读过朱先生作品的，或曾费过一番光阴考究过我们新文学作家的文字的人，对于这句话的真实性，当然不会怀疑。

我们如不健忘，许会记得民国十二三年时朱先生曾有一篇题为《笑的历史》的散文发表在当时的《小说月报》。这篇文章似乎朱先生在某篇文字中提及过，颇悔它幼稚。这个我们不能和朱先生同意。朱先生运用文字的能力，近来自然是更进步。但是这篇文章——《笑的历史》——不惟在朱先生今日的作品，即在今日所有的一大堆散文作品中犹是一篇值得读读的东西。我们看了这篇《笑的历史》而想去今十来年前，竟有运用口语如此纯熟的作品，能不惊异？这是一篇六千字的散文，一位少妇向她的丈夫的诉语。这种体裁最易流入单调，而既是说话即须免掉文绉绉的调子，模拟说话人的口吻，更难的是从说话中须点染出人物的性格。在这篇文字中朱先生竟获得非常的成功。少女的憨态，少妇的苦闷，我们读了，得到很清晰的印象，尤其是那笑声。同时那

位少妇向着诉苦的，不曾露面的丈夫，也可以大略揣测的出他的性格。而几千年来大家庭的气焰，忍气吞声在它的阴影下的娇弱的灵魂，都在这篇文字中裸露着。末尾她说：

“好人，好人，几时让我再能像‘娘在时’那样随随便便，痛痛快快地笑一回呢？”

这段话是血呢还是泪呢，只有读的人细细玩味。

朱先生的《背影》集中有一篇《荷塘月色》，里面有许多形容字都是叠字，也十分值得注意。

“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

“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

“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

这种句子在朱先生的作品中很多。第一例叠用“蓊郁”形容树木的茂盛，本没有什么奇特，而妙的是放在树字的后面，因字位的安排产生了非常的效果。第二例用“田田”形容叶子，古诗中有“莲叶何田田”，朱先生此处也用这二字，算不了奇事，但是我们的文学家们似乎还未能欣赏这两个字。这两个字的妙处是“田田”二字字形所给我们的“暗示”，如是我们可以明白这两个字多么有力，而给与我们的形象又多具体。“弥望的”的“的”字用法也最奇。第五个例“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中的“的”也是如此。朱先生文中很喜欢用这种句子。

朱先生这本《欧游杂记》，他自己在自序中说的明白：

“本书绝无胜义，却也不算指南的译本；用意是在写些游记给中学生看。在中学教过五年书，这便算是小小的礼物吧。书中各篇以记述景物为主，极少说到自己的地方。这是有意避免的；一则自己外行，何必放言高论；二则这个时候，‘身边琐事’说来到底无味。但是这样着又怕于枯板滞——只好由它吧。记述时可也费了一些心在文字上，觉得‘是’字句，‘有’字句，‘在’字句安排最难。显示景物的关系，短不了这三样句法；可是老用这一套，谁耐烦！再说三种句子都显示静态，也够沉闷的。于是想办法省略那三个讨厌的字，例如‘楼上正中有间大会议所’，可以说‘楼上正中是——’，‘楼上正中有——’，‘——在楼的正中’，但我用第一句，盼望给读者整个的印象，或者说更具体的印象。再有，不从景物自身从游人说，例如‘天尽头处偶尔看见一架半架风车’。若能将静的变为动的，那当然更乐意，例如‘他的左胳膊底下钻出一个孩子’（画中人物）。不过这也无非雕虫小技罢了。”

朱先生这样明白的说这书是写给中学生看的，我们自然不应硬把它当做文学作品。朱先生自己说记述时曾费了一些心在文字的运用与安排上，我们读了这书会明白的觉到。我们相信这部书最值得注意的，正是朱先生自谦的“雕虫小技”。他的确是在这本书里，又成功了一个伟大试验，他在我们文学中给我们找到一个新的表现方法。英文中常把动词分做两大类，一种是代表静止的性质（quality），一种是代表运动的动作（action）。我们的文字中似乎无此分别，所以

任何动词前，都可以加上一个表示静止的性质的字“是”。朱先生的试验极有意义，他弥补了我们文字的一个大缺陷。我们的新文学运动已有十五年的历史，尚未造成功标准的白话，这是可耻不过的事。这个责任应该请我们的文学家们担负。假如我们的文学都能和朱先生一样，注意一下这种“雕虫小技”，不要存心不屑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傻事，想凭那一星星天才去驾驭文字，那末，我们到现在还会缺乏一部可以读得的书？朱先生在他创作的初期，曾做过不少的白话诗。后来许是因为自己感觉到天才的限制，于是很聪明的毅然放弃了诗而专致力于散文与歌谣的研究。虽然他的一篇长诗《毁灭》——纵不能如俞平伯先生说的那样夸张，是《离骚》后的一篇杰构——即与我们新诗人们所宣传而终未见全部刊行的一千行、几千行的长诗相比，也毫无愧色。但是他竟放弃了诗，这不能说不不是散文的福气。我们现在常听人们说，我们的方字不够用，不够表达我们的情绪。我们看见我们的文学家懒洋洋地躺在那儿，专等天上的神仙将琢磨好的文字放在他面前，任他选用，心里觉着这真是一种遗憾。在我们的创作的工具“文字”尚无基础的时候，实在需要有人肯牺牲暂时的虚名与光荣，来做这种聪明人不干的傻事。我们文字的弹性，实应尽力去试验。朱先生就是肯潜心于这种研究的人。

读了朱先生这册游记，不禁想起当代英国名散文家路客斯(E. V. Lucas)的《巴黎漫游记》(A Wanderer in Paris)和《威尼斯漫游记》(A Wanderer in Venice)，《佛罗伦斯游记》(A Wanderer in Florence)诸书。这几本书中所收的插画和Walter Dexter所作的水彩画真引人。而路客斯叙述黄昏驱

车进巴黎的那种神秘的感觉更令人向往。路客斯这几本书的文字生动、轻快极了，叙述他的旅行经历自是更动听，而对于各种艺术品，绘画、雕刻、建筑的鉴赏力，尤给我们许多启示。还有些小事物的诙谐的叙述，如说巴黎人的爱狗（见《巴黎漫游记》），那真“幽默”。可是朱先生太谦虚了点，仅志在参考旅行指南之类的书，写本中学生看的游记，而不愿说一点我们喜欢听的“身边琐事”；所以我们读后就难免有点不大满意，要想起路客斯的书或斯特恩（Sterne）的《伤感的行旅》（A Sentimental Journey）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

叶圣陶：《圣陶短篇小说集》

文学研究会在三月里刊行了十种创作丛书，这本《圣陶短篇小说集》就是其中的一种。作者叶圣陶先生是一位辛勤地在文学里耘耕的人，也是文学研究会的一位重要作家，以前曾汇刊过五个短篇集子和一部长篇《倪焕之》。叶先生自民国八年起即开始写小说，到二十二年中间不曾停过笔，虽然每年作品的多少不等。现在的这个集子就是将他“十五年间的小说淘汰一下，选集比较可观的多少篇印在一起，作为这期间我的习作成绩的总帐。”（作者的付印题记）

10

这集子一共收了二十八篇：第一篇《一生》是写于民国八年的。从这按照写作的时间先后排列着的二十八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得出作者写作技术和处理题材的能力在这十五年中如何的演进。作者的选材几乎可以说从他开始写小说一直到他写作生活的第十五年的没有什么变动。展示在作者之前的是永恒地表现着灰色的卑琐的人生的平庸中等阶级的人们。他从这种人们中的一点细微的情节上表现他们那些善良的懦弱，可悲悯的鄙怯，他们所特有的种种品德。他能冷静地观察人生；他能客观地，写实地抒写。这两点可以说是作者唯一的成功。作者的小说有一个特殊的倾向：那便是问题小说的倾向。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最初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